

王晓方 著

# 少年本色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王晓方 著

# 少年本色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王晓方 2006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少年本色 / 王晓方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06.4

ISBN 7-5313-3034-2

I. 少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4422 号

## 少年本色

---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温去非

责任校对 白光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385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东北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202 千字

印张 8.25 插页 2

印数 1—10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6.00 元

---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92637-5275

## 第一章

### 一

我从山东老家回到东州时，只好重念五年级，因为一年前，我妈把我送到北滩头我二叔家时，二叔送我上学搞错了年级，本来我在东州是念四年级，二叔把我安排到了五年级，结果，我除了学会一口山东话外，各科成绩都是鸭蛋。

我的班主任王德良当过兵，在珍宝岛打过老毛子，老寒腿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酷爱艺术，擅长画油画，在部队搞过宣传工作。转业后，分配到南里小学教语文。

我第一次走进五年级一班时，整个一个“小山东”。

“这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刘宝林。”王德良向同学们介绍说。

“大家好！”我怯生生地说。

同学们哄堂大笑，因为我的山东口音太重。王德良把我安排和一位女同学坐在一起。这个女生叫周丽萍，长得好看极了。梳着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，白皙的瓜子脸上漾开两个浅浅的酒窝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透着几分妩媚。

我坐在周丽萍身边心怦怦直跳，她显然没瞧得起我这个土里土气的“小山东”，她正眼都不瞅我，就拿出钢笔和格尺在桌

子中间画了一条“国境线”。这条线伤了我的自尊心，我上来我“小山东”的倔劲，拿出小刀在她画的钢笔线上重重地割了一条线，周丽萍两只大眼睛瞪得像月亮一样，她没想到我这个新来的土里土气的“小山东”，竟敢向她这个骄傲的“公主”挑战。

其实，我家和周丽萍家是前后楼，她家住在前楼，我家住在后楼，我们住的地方叫沙河南里，沙河南里的东侧是一望无际的棚户区，叫工人村，住在这里的全是工人，南面有一个大沙坑形成的水泡子，“沙河”两个字指的就是这个大水泡子。北面有两个大仓库，一个是储存烟草的，一个是储存水果的。这两个仓库是我们男孩子经常光顾的地方，不为别的，一个是为了过烟瘾，一个是为了偷吃水果。西面是铁路，直通两个大仓库，铁路也是我们男孩子的天堂。我和我们楼的高光和于涛经常扒火车，而且把钉棺材的大钢钉放在铁轨上，火车一过，一把小匕首就诞生了，我们在小匕首上拴上红绸子练飞刀。

这东西南北说完了，中间就是我们住的地方，一片大野地里孤零零地用红砖盖了四栋二层楼，每栋楼能住二十多户人家。这四栋二层楼楼梯在楼外，没有煤气，靠烧煤做饭，没有厕所，楼外有一个大旱厕，也是用红砖砌的。

这四栋楼住的都是南里区的干部，这些干部来自四面八方，都是为了支援南里区而来的，因为南里区是一个位于东州市城乡接合部的新区。

我爸和我妈原来都在市中心最好的中学教书，为了支援新区，他们被调到位于南里区的市第五中学，我爸被任命为副校长，我妈还做老本行教政治。

我们楼的邻居大多是区革委会的干部。高光他爸就是区革委会宣传组组长，他妈是区评剧团的演员。于涛他爸不在区革委会，却在南里派出所当所长。

于涛他爸当过兵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大个儿，浓眉大眼的，

长得很帅，他妈是区医院的妇产科主任。周丽萍她家是我去山东后搬来的，她爸她妈是干什么的我还没弄清楚。

王德良上课时喜欢用教学方式捉弄人，“你们明白了吗？”他一边上课一边问。

“明白了！”同学们齐声喊。

“你们答得对不对？”王德良接着问。

“对！”同学们齐声回答。

“你们是不是混蛋？”同学们声音刚落，他突然问。

“是！”同学们齐声喊。

同学们喊完才发现上当了，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

“许多同学根本没听明白也随大溜喊，”王德良一脸严肃地说，“这样听课不行，明白了就是明白了，没明白就是没明白，其实明白和会还不是一回事，因为明白是个认识问题，会就是能力了。”

那时候，爱学习的同学并不多，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帮助贫下中农劳动。王德良因为抓教学抓得紧，经常引来同事们的非议，但王德良根红苗壮不管那一套，他对学生很严，他经常说：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不喜欢好的学生，只喜欢最优秀的学生，我不喜欢较好，只喜欢最正确。

中午快放学时，王德良把我叫起来。

“刘宝林，听说你画画好，这本《柳下跖怒斥孔老二》你好好画画，代表咱班参加全校‘批林批孔’优秀作品大赛。”他很信任地说。

此时，我并不懂得王德良的用意，因为王德良对画画很在行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他是想看看我的绘画功底，想收我做弟子。

我从小酷爱画画，只是没有良师教我，我爸我妈整天为生计奔波，没有心思注意我的爱好。

王德良话音刚落，周丽萍就投来怀疑的目光，那意思是你

行吗？后来我才知道周丽萍她爸曾经是美术学院教授。不过，为了改变我在周丽萍心目中“小山东”的土腥味，我下决心好好露一手。

周丽萍是校花，在我们学校是最漂亮的女孩，我坐在她身边，高光和于涛都嫉妒。

放学后，我和高光、于涛跟在周丽萍屁股后面，一个劲地性骚扰。其实，没有我的事，高光这小子最淫，见了漂亮女孩就走不动，于涛像个拉皮条的。

周丽萍在前边走，高光在后边偷偷拽人家的大辫子，于涛就扯个破锣嗓子喊：“挺大个老爷们，没有卵子子儿。”

周丽萍对高光有点敢怒不敢言，同学们都知道高光不仅坏，而且手黑。更主要的是他爸是区革委会宣传组组长，在我们班，高光他爸的官最大。

“二林子，”我们四个一边走，高光一边问，“那孔老二是干什么的？跟林彪是亲戚？”

“可能林彪的姥爷姓孔，反正他们之间有关系。”我不懂装懂地说。

“那柳下跖是干什么的？”于涛也问。

“是个农民领袖，看来柳下跖是毛主席的亲戚。”我继续胡诌。

“你们太反动了，随便议论毛主席。”周丽萍警觉地说。

“周丽萍，你爸是国际流氓，你才反动呢！”高光用侮辱的口气说。

“高光，你混蛋！”周丽萍说完，捂着脸呜呜地哭着跑了。

高光和于涛哈哈大笑。

我知道高光和于涛这两个家伙狼狈为奸，净欺负人。那时候，搞对象叫挂马子，同学们都知道，周丽萍早晚是高光的马子，因为高光早就想挂周丽萍。

高光有好几个马子，他想挂谁，谁就没跑！那为什么于涛

甘愿拉皮条呢？因为于涛这小子没心眼，是个傻逼，高光一肚子坏主意，于涛根本转不过高光，基本上是高光指哪儿，于涛打哪儿。

不过，我心里非常纳闷儿，为什么高光骂周丽萍她爸是“国际流氓”呢？这年头被冤枉的好人太多了，周丽萍她爸会不会是被冤枉的呢？“流氓”这个词儿总会与女人联系起来，何况是“国际流氓”呢？周丽萍他爸或许与外国女人有什么瓜葛？

我是从心里喜欢女孩的，不对，准确地讲是喜欢漂亮女人，我对小女孩的身体不太感兴趣，我对成熟女人的身体却充满了渴望与幻想，与其说是渴望与幻想，不如说是迷茫。

我经常想，女孩长成女人，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我经常在梦里梦见高光他妈，高光他妈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，皮肤白极了，眼睛又大又亮，就像会说话，会勾人。

不过，高光他妈在我梦里常和周丽萍的身体弄混，高光他妈的头长在了周丽萍的身上。这让我总是不能尽兴，但我还是每天重复着这个梦，我为这个梦而兴奋，又为这个梦而羞愧。我觉得周丽萍她爸“国际流氓”的帽子，一定是被冤枉的。

## 二

我家有三个孩子，我哥当知青下乡了，我妹还小，其实，我特想有个姐姐。高光就有一个姐姐，对高光特别好，比他妈对他还好，他经常跟他姐撒娇。他姐也当知青下乡了，而且和我哥在一个青年点。

我放学回家时，我爸和我妈正在生闷气。他们不像别人的爸爸妈妈吵架时大吵大闹，他们都是中学老师，所以从不大吵大闹，只是生闷气。

“奶奶，爸爸妈妈怎么了？”我小声问奶奶。



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家莫问。”奶奶严肃地说。

其实我妈的事，我奶从不过问，因为我奶和我妈的婆媳关系非常不好，我妈对我奶从来没好过。我对我妈对奶奶不好一直耿耿于怀，我觉得我妈太过分了，连尊敬老人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。我知道我妈是老师不会不懂，那她就是故意对奶奶不好，这就让我更生气。

我妈的性格很特殊，在学校与其他老师的关系也不好，她总是把自己比做林黛玉。很长时间我不理解。不过，我妈最爱看的书是《红楼梦》，我从小就对这本书充满了神秘感。

但是，《红楼梦》在“文革”时期是不允许看的，因为这是“封资修”。不过，我妈确实有一套发黄的线装《红楼梦》，而且装在一个紫檀木匣子里。我妈奉若至宝，据说是祖传的，晚清时代印制的。

我爸经常劝我妈把这套发黄的旧书烧了，怕惹祸，可是我妈不肯，她经常在夜深人静时，把这套旧书拿出来抚摸，就好像看见这套书就看见了我姥爷和姥姥。

晚上，我妈和我爸躺在床上又谈到了《红楼梦》，我竖着耳朵听墙根。

“广志，我觉得《红楼梦》里的女儿各个都是脂粉英雄。”我妈柔声细气地说。

“我只听说过巾帼英雄，没听说过什么脂粉英雄。”我爸笑着说。

“本来嘛，你看凤姐、探春、湘云、平儿、鸳鸯、尤三姐、晴文、绣桔、小红，哪个没有英雄之处。”我妈辩解道。

“那你给我说说，林黛玉英雄在哪里。”我爸和我妈抬杠。

“黛玉是超凡脱俗、冰清玉洁的圣女，当然是英雄了。”我妈称赞林黛玉的语气就像在称赞自己。

“好了，就算你说得对，睡觉吧，英雄也得睡觉呀！”

“你呀，永远也成不了贾宝玉。”我妈娇嗔道。

“我要是贾宝玉，只能出家当和尚，你就不知道便宜谁了。”我爸开玩笑地说。

“你呀，就是这么小气！”我妈扑哧笑了。

过了一阵子，他们屋里的灯灭了，很快我妈就呻吟起来。那声音就像母猫在叫秧子。

其实，我妈很霸道，我爸却很懦弱，尽管我爸是副校长。红卫兵打我爸时，是我妈拼了命地护着我爸。

我妈的本事很大，她专门能整治学生中的坏小子，越坏越淘越能打，她整治起来越兴奋。这些坏小子到我妈手里，不出三个月就能变成“关公”。我妈手下有许多又讲义气又能打的好学生，红卫兵也不敢轻易惹我妈。那年头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

### 三

第二天中午，放学回家吃饭，我爸被一辆倒骑驴给送回来了，看我爸痛苦的样子就知道他受伤了。我妈还没回来，奶奶心疼地让我爸躺在床上，并且给我爸煮了两个鸡蛋，好像我爸要坐月子。

我看见那两个煮鸡蛋，哈喇子顺嘴流了出来，妹妹宝木也瞪着眼珠子淌着哈喇子。

“二林子，给，和你妹妹一人一个。”我爸不舍得吃，要分给我和宝木，被我奶一把拦住了。

“你俩去吃窝头去，你爸做了手术，得补！”我奶口气严厉。

我爸执意要把鸡蛋给我和妹妹，奶奶拗不过我爸，只好给我和妹妹一个鸡蛋，分成了两半。我一口就咽下那半个鸡蛋，甜嘴巴舌地看着妹妹吃。

“作孽呀！没见过这么毒的女人，让自己的男人去结扎，天底下有几个像你这么窝囊的男人。”我奶一边侍候我爸一边说。

“妈，你就少唠叨几句吧！”我爸不耐烦地说。

我一下子听明白了，原来昨天中午我爸和我妈生闷气，是因为我妈让我爸去结扎。我不明白什么是结扎，也不敢问，这时我妈回来了，她在结扎的事情上战胜了我爸，显得有些洋洋得意！

“广志呀，你受苦了，你可真够爷们儿！”我妈一进门就说。

“就跟劊猪差不多，”我爸龇牙咧嘴地说，“什么爷们儿不爷们儿的，快成太监了。”

“怎么回来的？”我妈关心地问。

“学校派一名校工厂的工人骑倒骑驴，把我们六个人拉回来的。”我爸委屈地说。

“广志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我妈坐在床前，摸着我爸的脸说。

“能怎么样，疼呗！告诉你，春玉，以后我要是不好使了，别怪我啊！”我爸咧着嘴说。

“瞧你说的，凭什么不好使啊？真要不好使了，我找医院算账去！”我妈温柔地说。

今天的重点保护对象是我爸，我和妹妹都被忽视了，我吃了一个窝窝头，喝了一碗玉米粥，就回了学校。

上课时，我还在想我爸结扎的事，我始终想不明白什么是结扎，结扎是为了什么，男人为什么要结扎，难道女人不能结扎吗？这些问题闹得我听不了课。

我想问班主任王德良，为什么我爸结扎了就担心以后不好使了？不好使是什么意思？可我不敢开口，我怕王老师说我思想复杂。

我想问问于涛，于涛他妈是区医院的妇产科医生，于涛一懂懂，可我又怕这小子破嘴到处乱说，只好带着问题忍了一天。

晚上，我在家画《柳下跖怒斥孔老二》，我妈温柔地给我爸读《红楼梦》，声音甜润，我爸像个孩子一样幸福地听着。我一边画一边羡慕我爸，我爸生性懦弱，他是用结扎为代价才换来了我妈的温柔。

我心想，如果我结扎了该多好，我妈也会温柔地给我读《红楼梦》。我妈一向自比林黛玉，我却觉得她更像王熙凤。我下决心想问于涛结扎的事，趁我爸和我妈窃窃私语之际，想偷偷溜出家门。

“二林子，这么晚了干啥去？”奶奶问。

“奶奶，我去上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我撒谎说。

我来到于涛家门前，敲了敲门，是于涛他妈开的门。

“呀，二林子，进来吧。”于涛他妈很热情地招呼我。

“阿姨，不进去了，我找于涛问道题。”我腼腆地说。

“于涛，二林子找你。”于涛他妈转身喊他。

于涛一听我找他，“噌”地从里屋蹿出来，他关上门，问我什么事，我把他拽到了离他家远一点的地方。

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许多包米地，虽然满天繁星，但看不见月亮，所以天仍然很黑。因为是春天，包米才长到膝盖高。

“啥事呀，神神秘秘的？”于涛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我爸结扎了，你知道结扎是咋回事不？”我小声问。

“结扎？不知道，要不我给你问问我妈去？”于涛一边摇头一边说。

“别别别，你妈不是妇产科医生吗，肯定有关于结扎的书，啥时候把你妈的书偷出来让我看看呗！”

于涛是个直筒子，没啥心眼儿，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

“明天中午吧，明天中午就我一个人在家，吃完饭你就来我家。”我听后高兴极了。

其实，我并不主要想知道结扎的事，我和高光都知道于涛

他妈有本书，是妇产科方面的，里面有许多光屁股女人，还是彩色的。于涛经常一个人偷着看，看完就给我们讲，我和高光早就想看这本书了。只是于涛怕他妈揍他，不敢拿出来，于涛答应让我看，我心里既高兴又激动！

#### 四

可是，第二天我并未如愿，因为学校组织五年级学生去农村帮助贫下中农插秧。我觉得自己特点儿背，不仅没看到于涛他妈的妇产科书，插秧时还被蚂蟥给叮了。

不过，也有开心的事，就是一直跟我装逼的傻丫头周丽萍也被蚂蟥叮了，而且一条腿上有十几条，她吓得使劲儿尖叫，像猴子似的在稻田地里乱蹦，特过瘾。

还是王德良有经验，他用鞋底子使劲抽周丽萍的腿，蚂蟥是从腿上掉下来了，可是周丽萍白嫩白嫩的腿也被抽红了。她呜呜地哭起来，周丽萍可怜兮兮的好看极了，特别是那双粉红嫩白的小脚丫特性感，让我看了心里一下子复杂起来。

我直勾勾地看着周丽萍的性感小脚，高光的脸一下子阴了起来，他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我赶紧把脸转向一边。

高光为了给马子报仇，把叮周丽萍的蚂蟥拾到一起，用铁锹拍成了肉泥。拍成了肉泥后，他还恶狠狠地看着我，看得我心里特不舒服。

“你看什么？我又不是蚂蟥。”我不服地说。

“二林子，你跟我装逼是不？”高光反驳道。

“装逼咋的？”我毫不示弱。他气哼哼地走了。

累了一天，回到学校，王德良还要做总结，听他白话一个多小时，我们终于放学了。

在劳动回来的路上，高光就没影儿了。回家时，我和于涛

跟在周丽萍的后面，一边走一边说着脏话。今天高光不在，我和于涛有点放肆，周丽萍也显出一些浪气。

“大尿壶，听说你天天尿床，是真的吗？”于涛学着高光的樣子问。

周丽萍的外号叫大尿壶，是高光给起的，据高光说，周丽萍有个毛病，天天尿床，周丽萍听于涛喊她外号，她很不高兴。

“你妈才天天尿床呢。”周丽萍回敬了一句。

我一听哈哈大笑。

“操你妈，大尿壶，你说谁妈尿床？”于涛有点恼羞成怒。

周丽萍有高光撑腰一点也不怕于涛，“说你呢，说你呢，气死你！”她一边做着鬼脸一边说。

这时，我们拐进了一条胡同，刚拐进去，高光就领着三个地赖把我们拦住了，严格地说，是把我拦住了。

“二林子，你今天在稻田地干吗使劲看周丽萍？”高光怒不可遏地问。

我一听，不对劲，高光今天是冲我来的，看来劳动回来的路上他不知去向，是去会人去了。

“周丽萍又不是你妈，我看怎么了？”我有山东人的倔劲，毫不示弱地回答。

“你看我马子就不行。”高光说话的语气像喝了一缸的醋。

他话音刚落，抬起一脚踹在我的裆部，我当时捂着老二就在地滚了起来，高光会的那三个小子也上来踹我，我捂着头，满地打滚。

“操你妈，高光，一个搂住着，你还真打呀！”多亏于涛仗义，他上前拦住高光骂道。

高光不敢对于涛怎样，因为他爸是派出所所长。周丽萍被打仗的场面吓得直哭。

高光打完我，搂着周丽萍，对那三个小流氓一挥手扬长而

去，嘴里还唱着：“挺大个老爷们，没有卵子子儿。”

“高光，操你妈，你等着，等我哥回来，我让他好好收拾你。”我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一边抹眼泪一边骂。

那时，我在外面挨了欺负，都是我哥替我出气，于涛这回挺够意思，没和高光混在一起，这让我从内心把于涛和高光划分成两种人，以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同类。

## 五

我一瘸一拐地往家走，离那四座红楼还挺远，就听到了二胡声，我心里高兴极了，那是我哥拉的，这四座红二楼没有别人会拉二胡，只有我哥会，看来我哥从青年点回来了。我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又不是节假日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我迫不及待地往家跑。

跑到楼跟前，我哥正坐在家门口拉二胡呢，拉的是《赛马》，高光他姐也在。

我一看高光他姐，就想起了高光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我哥看见我也很高兴，他把二胡递给高光他姐，一把将我抱住。

“臭小子，又长个儿了。”我哥高兴地说。

“哥，高光刚才会人打我，踢我老二，差点把我踢死。”我委屈地说。

我哥一听就急了，“你弟弟行啊，玩得挺凶啊！”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高光他姐说。

高光他姐叫高梅，一直追我哥。我哥九年级时，就有一个弹柳琴的漂亮女孩追他，他们都是校乐队的。那时也没有初中、高中之分，最高年级就是九年级。

“宝禄，我弟弟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回家后我告诉我爸收拾他。”高梅见我哥生气了，一脸温柔地说。

当时，我哥并没有看上高梅，因为有市房产局局长的双胞胎女儿，长得如花似玉，和我哥在一个青年点，姐俩狂追我哥，条件比高梅强多了。

“高梅，反正我弟弟不能白挨一顿打，你爸要是不管高光，我只好替你爸管他了。”我哥从高梅手中夺过二胡，冷冷地说，然后搂着我进了家门。

晚上，在饭桌上，我爸问：“宝禄，入党申请怎么样了？”

“正在争取。”我哥一边吃一边说。

上次我哥回来说写入党申请书了，我爸听了特高兴。可是，我妈却关心市房产局局长家的双胞胎女儿。

“宝禄，房产局局长的两个千金你看上哪个了？”我妈试探地问。

“妈，我还没想好呢。”我哥脸红着说。

我哥这次回来，就是想见见双胞胎千金的父亲，也就是东州市房产局局长。

“这门亲戚攀上不容易，宝禄，你可别犯糊涂！”我妈特势利地说。

我哥最烦我妈说这事，“妈，”他岔开话头说，“你手里的《红楼梦》给我看看呗。”

“小祖宗，小声点，”我妈一听就急了，“那本书你还不能看，那是‘封资修’，让人发现了可不得了。”

“妈，其实我们青年点私下里看这种书的人挺多的，有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有看《牛虻》的，有看《青春之歌》的，甚至还有人看手抄本的《第二次握手》呢。”我哥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宝禄，我们家再也经不住折腾了，你在农村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少看这些杂七杂八的书，真要想读书，好好读《毛泽东选集》。”我爸一脸严肃地说。

我听不懂我爸我妈和我哥的谈话，满脑子想的是看于涛他



妈那本妇产科的书。

晚上睡觉时，我望着窗外的月光，脑子里充满了成长的忧郁。我不知道我何时才能长大，像我哥那样可以找对象，像许多成年男人那样，可以看到成年女人的身体。

少年的我，对成年女人的身体充满了渴望与幻想。我在澡堂子里看过男人们晃晃悠悠的生殖器，也看见过我爸的，但我爸的与王德良的比起来小多了。我从未见过像王德良那么大的东西，我当时就想，女人们一定喜欢王德良，因为他那东西太大了，简直跟驴的差不多。

但是，王德良在珍宝岛当兵时落下了老寒腿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他一直没有结婚。其实，王德良语文讲得一点也不好，画画却是一流的。要不是老寒腿，他不会这么早转业，他可能当上连长、团长什么的，因为王德良特聪明。

可是，王德良并未结婚，不知道他见没见过女人的身体，反正女人的身体对我是个谜，我对这个谜充满了想象。

我想象过高光他妈的身体，也想象过周丽萍的身体，我发现周丽萍的胸越来越大，大得快赶上高光他妈的了。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殖器是什么样子，周丽萍的和高光他妈的一样吗？

高光他妈在高光小时候领他去女澡堂洗过澡，这小子八岁前还去过女澡堂呢！我从小洗澡从来都是我爸领着去男澡堂，所以我对女人的身体一无所知，甚至连我妈的身体在我记事后就没见过。

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正处在向男人转变的发育阶段，却没有人向正确的方向引导，我苦恼极了。

我和奶奶躺在床上，奶奶很快就打起了呼噜，我却望着窗外的月亮无法入睡。我在想女人，充满了犯罪的快感。

在那个封闭而无聊的年代，一个男孩有了性萌动，他却把这种萌动深藏在心里，只能用想象用无限的遐想解决问题，而